

增評補圖大觀頃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卷九十六

增評補圖大觀頃錄一百二十卷
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 曹霑 撰 清 高鶚 繢 清
護花主人 評 清 大某山民
加評

書名
撰者
撰寫人
書名
撰者
撰寫人

卷九十六
內容分類
索書號
編號

集 小說 章回小說 煙粉
雙紅堂 小說 55
D86540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自錄 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由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增評補圖大觀頃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九十六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碌。
一事無成。一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钗。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日欲將已後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饌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之負罪固多。當時之門。恐有入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提醒閱者之意。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起。說來雖近荒唐。細

裏發虛。只見賈璉氣忿忿的走出來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焙茗說當鋪裏有玉。是爲假玉做引子。

請仙乩語。直射寶玉談禪。

若非王子騰進京。及元妃薨逝二事耽延月日。賈母必早知失玉情事。無日不追尋噪鬧。寶玉亦必早移出園。文情過於急促。且襲人求黛玉勸導。黛玉避嫌不來。探春明知不祥。不肯常來。及薛姨媽寶釵母女一番說話。各人心事俱無從描寫。此文章開展法。

黛玉避嫌。亦是反跌下回。

賈政因聽見招帖。纔知失玉緣由。暗地著人揭去招帖。安頓得體。

做假玉圖。驅反襯後文真玉送來。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已入甲寅年十二月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瑣卷九十五終



第九十六回



洩機關贊兒迷本性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九十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機關贊兒迷本性

出
拘鬼者往往發財此人何不幸乃適被看
出
不打自招此等人卻也可
衛可惡此等人卻也可

話說賈璉拏了那塊假玉。忿忿走出到了書房。那個人看見賈璉的氣色不好。心裏先發了虛了。連忙站起來迎著。剛要說話。只見賈璉冷笑道。璉二哥一味作威好大膽。我把你這個混帳東西。這裏是什麼地方兒。你敢來掉鬼。回頭便問小廝們呢。外頭轟雷一般。幾個小廝齊聲答應。賈璉道。取繩子去捆起他來。等老爺回來。回明了。把他送到衙門裏去。眾小廝又一齊答應。預備著呢。嘴裏雖如此。卻不動身。那人先是嚇的手足無措。見這般勢派。知道難逃公道。只得跪下。給賈璉叩頭。口口聲聲只叫老太爺別生氣。是我一時窮極無柰。纔想出這個沒臉的營生來。那玉是我借錢做的。我也不敢要了。只得孝敬府裏的哥兒。頑罷。說畢。又連連叩頭。賈璉啐道。你這個不知死活的東西。這府裏希罕你的那朽不了的浪東西。正鬧著。只見賴大進來。陪著笑。向賈璉道。二爺別生氣了。靠他算個什麼東西。饒了他。叫他滾出去罷。賈璉道。實在可惡。賴大。賈璉作好作歹。眾人在外頭都說道。糊塗狗囊的。還不。

以上結寶玉瘋癲一段
以下接密議寶玉娶親事
又是一年到了卻又是一年過了

較之前番家宴光景
自然不及矣

是沒趣一齊來死了一個元妃又死了王子騰都是買了

賤老爺名不詳

已入乙卯年

鼠竄而去

從此街上鬧動了

不

是好聽話頭

有禪意

今日二爺在外

聽

了正月十七日王夫人正盼王子騰來京只見鳳姐進來回說今日二爺在外聽

點醒時令

件大不好事

手足之情

還有呢

太太聽

見了沒有王夫人吃驚道我沒有聽見老爺昨晚也沒有說到底在那裏聽見

的

鳳姐道說是在樞密張老爺家聽見的王夫人怔了半天那眼淚早流下來了

見了

因拭淚說道回來再叫璉兒索性打聽明白了來告訴我鳳姐答應去了王夫人

不免暗裏落淚

悲女哭弟

又爲寶玉耽憂如此連三接二都是不遂意的事那裏

擋得住便有些心口疼痛起來又加賈璉打聽明白了來說道舅太爺是趕路勞

乏偶然感冒風寒到了十里屯地方延醫調治無奈這個地方沒有名醫誤用了

藥一劑就死了但不知家眷可到了那裏沒有王夫人聽了一陣心酸便心口疼

得坐不住叫彩雲等扶了上炕還扎掙著叫賈璉去回了賈政即速收拾行裝迎

到那裏幫著料理完畢即刻回來告訴我們好叫你媳婦兒放心賈璉不敢違拗

只得辭了賈政起身賈政早已知道心裏很不受用又知寶玉失玉已後神志惛

憤醫藥無效又值王夫人心疼那年正值京察工部將賈政保列一等二月吏部

帶領引見皇上念賈政勤儉謹慎即放了江西糧道即日謝恩已奏明起程日期

雖有眾親朋賀喜賈政也無心應酬只念家中人口不甯又不敢耽延在家正在

無計可施只聽見賈母那邊叫請老爺賈政即忙進去看見王夫人帶著病也在

那裏便向賈母請了安賈母叫他坐下便說你不日就要赴任我有多少話與你

說不知你聽不聽說著掉下淚來賈政忙站起來說道老太太有話只管分付兒

子怎敢不遵命呢賈母哽咽著說道我今年八十一歲的人了你又要做外任去

偏有你大哥在家你又不能告親老你這一去了我所疼的只有寶玉偏偏的又

病得糊塗還不知道怎麼樣呢我昨日叫賴升媳婦出去叫人給寶玉算算命這

先生算得好靈說要娶了金命的人幫扶他必要沖沖喜纔好不然只怕保不住

商量還是要寶玉好呢還是隨他去呢賈政陪笑說道老太太當初疼兒子這麼

金命之人而又帶金銀其必聘爲婿也無疑矣而以林之爲木者豈不受金財乎

認明買母年歲

已入乙卯年二月

賤老爺名不詳

消息鳳姐設奇謀

澳機關孽兒迷本性

二二

韓紅軒原本

言之蔚然政老而善處骨肉間者

**瘦一瘦動一動到底
是傻病**

周身一顫卻是黯然
雖有環兒算得什麼

政考之意亦允那邊

邵有兩層雞齒

疼的難道做兒子的就不疼自己的兒子不成。只爲寶玉不上進，所以時常恨他。也不過是恨鐵不成鋼的意思。老太太既要給他成家，這也是該當的。豈有逆著老太太不疼他的理？如今寶玉病著兒子，也是不放心。因老太太不叫他見我，所以兒子也不敢言語。我到底瞧瞧寶玉是個什麼病。王夫人見賈政說著，也有些眼圈兒紅。知道心裏是疼的，便叫襲人扶了寶玉見了他父親。襲人叫他來請安。他便請了個安。賈政見他臉面很瘦，目光無神，大有瘋傻之狀，便叫人扶了進去。便想到自己也是望六的人了，如今又放外任，不知道幾年回來。倘或這孩子果然不好，一則年老無嗣，雖說有孫子到底隔了一層；二則老太太最疼的寶玉若是有差錯，可不是我的罪名更重了？瞧瞧王夫人一包眼淚，又想到他身上，復站起來說：「老太太這麼大年紀，想法兒疼孫子，做兒子的怎敢違拗？」老太太主意該怎麼便怎麼，就是了。但只姨太太那邊不知說明白了沒有。王夫人便道：「姨太太是早應了的，只爲蟠兒的事沒有結案，所以這些時總沒題起。」賈政又道：「這就是第一層難處了。他哥哥在監裏，妹妹怎麼出嫁？況且貴妃的事雖不禁婚嫁，寶玉應照已出嫁的姐姐有九個月的功服。此時也難娶親。再者我的起身日期已

經奏明不敢耽擱。這幾天怎麼辦呢？賈母想了一想說的果然不錯。若是等這幾件事過去，他父親又走了，偷或這病一天重似一天，怎麼好？只可越些禮辦了。纔好想定主意便說道：「你若給他辦呢，我自然有個道理。包管都礙不著。」姨太太那邊我和你媳婦親自過去求他。蟠兒那裏我央虧兒去告訴他。說是要救寶玉的命。諸事將就自然應的。若說服裏娶親，當真使不得。況且寶玉病著也。不可教他成親。不過是沖沖喜。我們兩家願意孩子們又有金玉的道理。婚是不用合的了。卽挑了好日子。接著喀們家分兒過了禮。趕著挑個娶親日子。一槧鼓樂不用倒按宮裏的樣子。用十二對提燈。一乘八人轎子。擡了來。照南邊規矩拜了堂。一樣坐床撒帳。可不是算娶了親了麼？寶了頭心地明白。是不用慮的。內中又有襲人。也還是個妥妥當當的孩子。再有個明白人常勸他更好。他又和寶了頭合的來。再者姨太太曾說寶了頭的金鎖也有個和尙說過。只等有玉的便是婚姻。焉知寶了頭過來不因金鎖倒招出他那塊玉來？也定不得。從此一天好似一天。豈不是大家的造化？這會子只要立刻收拾屋子。鋪排起來。這屋子是要你派的一槧。親友不請也不排筵席。待寶玉好了。過了功服。然後再擺席請人。這麼著都赶的。

接宮裏樣子卽禮儀
有缺鼓樂不聞已弗儀
同草草成親莫稍受
雲委曲

第九十六回

三

看此圖書一層所以上下人悉曉得緊亦正不獨爲黛玉一邊也太君一力承擔是速

前是想定此已是將辦定矣將何以處外孫女兒也

歸姑娘況又關心已久耶

水落歸漕究竟在蔣可知襲人平日之忌○看玉非吾之刻論也○看你造化只要自己把得住就好了○誰道終於不知麼

上。你也看見了他們小兩口兒的事也好放心的去賈政聽了原不願意只是賈母做主不敢違命勉強陪笑說道老太太想得極是也很妥當只是要分付家下眾人不許噪鬧得裏外皆知這要耽不是的姨太太那邊只怕不肯若是果真應了也只好按著老太太的主意辦去賈母道姨太太那邊有我呢你去罷賈政答應出來心中好不自在因赴任事多部裏領憑親友們薦人種種應酬不絕竟把寶玉的事聽憑賈母交與王夫人鳳姐兒了惟將榮禧堂後身王夫人內屋旁邊一大跨所二十餘閒房屋指與寶玉餘者一概不管賈母定了主意叫人告訴他去賈政只說很好此是後話且說寶玉見過賈政襲人扶回裏閒炕上因賈政在外無人敢與寶玉說話寶玉便昏沈沈的睡去賈母與賈政所說的話寶玉一句也沒有聽見襲人等卻靜靜兒的聽得明白頭裏雖也聽了些風聲到底影響只不見寶釵過來卻也有些信真今日聽了這些話心裏方纔水落歸漕倒也喜歡心裏想道果然上頭的眼力不錯這纔配得是我也造化若他來了我可以卸了好些擔子但是這一位的心裏只有一個林姑娘幸虧他沒有聽見若知道了又不知要鬧到什麼分兒了襲人想到這裏轉喜爲悲心想這件事怎麼好老太

前事俱懸念在目吾就而猶疑襲人之不解時欲將話回明乃自己卸干係也其云害三個人者猶是第二

偏要反間一句狡極偏要推到太太身上

偏要推到太太身上

萬一已聽見而寶玉之神情大變王夫人又將奈何

此時未曾向姨媽去扣實尚有轉機而襲人何無一言替伊挽回之說反助王夫婦去想萬全之策以娶寶人和尙欲之寡皆襲人使之無復何疑

真是鬼鬼祟祟的寶母半日沒言語者蓋爲寶玉與黛玉酬輕重也觀下便知

林了頭已死於此言天下無難事只怕對不住此心耳

婚姻大事可以掉包

使林姑娘聞之又將奈何

此等處未見得賈死姑娘況又何苦作弄寶玉耶其只顧得一邊拏無論矣

鳳姐一想詭計生而奇福起矣女子之心而解冰消

沒敢和別人說。王夫人拉著襲人道。我看外面兒已瞧出幾分來了。你今兒一說。更加是了。但是剛纔老爺說的話。想必都聽見了。你看他的神情兒怎麼樣。襲人倒都沒聽見。王夫人道。倒是這件事。叫人怎麼樣呢。襲人道。奴才說是說了。還得太太告訴老太太。想個萬全的主意。纔好。王夫人便道。既這麼著。你去幹你的。這時候滿屋子的人。暫且不用提起。等我覲空兒回明老太太。再作道理說著。仍到賈母跟前。賈母正在那裏和鳳姐兒商議。見王夫人進來。便問道。襲人。了頭說什麼。這麼鬼鬼祟祟的。王夫人趁問。便將寶玉的心事細細回明。賈母聽了。半日。沒言語。王夫人和鳳姐。也都不再說了。只見賈母歎道。別的事都好。說林了頭。倒沒有什麼。若寶玉真是這樣。其實不難。賈母自不變通耳。這可叫人作了難了。只見鳳姐想了一想。因說道。難倒不難。只是我想了個主意。不知姑媽肯不肯。王夫人道。你有主意。只管說給老太太聽。大家娘兒們商量著辦罷了。鳳姐道。依我想這件事。只有一個掉包兒的法了。賈母道。怎麼掉包兒。鳳姐道。如今不管寶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噪鬧起來。說是老爺做主。將林妹妹配了他了。瞧他的神情兒。怎麼樣。要是他全不管。這

個包兒。也就不用掉了。若是他有些喜歡的意思。這事卻要大費周折呢。王夫人道。就算他喜歡。你怎麼樣辦法呢。鳳姐走到王夫人耳邊。如此這般的說了一遍。王夫人點了幾點頭。兒笑了一笑。說道。也罷了。賈母便問道。你娘兒兩個搗鬼到底。告訴我是怎麼著呢。鳳姐恐賈母不懂。露洩機關。便也向耳邊輕輕的告訴了一遍。賈母果真一時不懂。鳳姐笑著。又說了幾句。賈母笑道。這麼著也好。可就只忒苦了寶了頭了。倘或噪鬧出來。林了頭又怎麼樣呢。鳳姐道。這個話原只說給寶玉聽外頭。曉得過後。大姐姐否。一旣不許題起。有誰知道呢。正說閒了。頭傳進話來說。璉二爺回來了。王夫人恐賈母問及。使個眼色與鳳姐。鳳姐便出來迎著賈璉。努了個嘴兒。同到王夫人屋裏等著去了。一回兒王夫人進來。已見鳳姐哭的兩眼通紅。賈璉請了安。將到十里屯料理王子騰的喪事的話說了一遍。便說有恩旨賞了內閣的職銜。諡了文勤公。命本宗扶柩回籍。著沿途地方官員照料。昨日起身。同家眷回南去了。舅太太叫我回來請安。問好。說如今想不到不能進京。有多少話不能說。

聽見我大舅子要進京。若是路上遇見了。便叫他來到咱們這裏細細的說。王夫人聽畢。其悲痛自不必言。鳳姐勸慰了一番。請太太略歇。晚上來再商量寶玉的

歸到本題
以上結密議寶玉娶
親事一段
病一段接黛玉聞信得

偏要走到葬花之處
覺前此之擇靈增効
俱非泛設

活寫出粗鄙不問而
知其爲傻大姐矣

一則請安二則也爲自己散散悶出了瀟湘館走了幾步忽然想起忘了手絹子來因叫紫鵑回去取來自己卻慢慢的走著等他剛走到沁芳橋那邊山石背後當日同寶玉葬花之處忽聽一個人嗚嗚咽咽在那裏哭黛玉殺住腳聽時又聽不出是誰的聲音也聽不出哭著叨叨的是速。黛玉早死。

不知姐姐是那一個無非琥珀珍珠之流○只怕一懂得之後林姑娘就不好了○我自以爲傻便不傻笑我者眞徒自傻也

黛玉早飯後帶著紫鵑到賈母這邊來一則請安二則也爲自己散散悶出了瀟湘館走了幾步忽然想起忘了手絹子來因叫紫鵑回去取來自己卻慢慢的走著等他剛走到沁芳橋那邊山石背後當日同寶玉葬花之處忽聽一個人嗚嗚咽咽在那裏哭黛玉殺住腳聽時又聽不出是誰的聲音也聽不出哭著叨叨的是速。黛玉早死。

是些什麼話心裏甚是疑惑便慢慢的走去及到了跟前卻見一個濃眉大眼的頭在那裏哭呢黛玉未見他時還只疑府裏這些大了頭有什麼說不出的心事所以來這裏發洩發洩及至見了這個了頭卻又好笑因想到這種蠢貨有什麼情種自然是那屋裏作粗活的了頭受了大女子的氣了細瞧了一瞧卻不認得那了頭見黛玉來了便也不敢再哭站起來拭眼淚黛玉問道你好好的爲什麼在這裏傷心那了頭聽了這話又流淚道林姑娘你評評這個理他們說話我

還緊
一字
心孔
疾雷無此利害

要問其著落處並不在打不打之間
提出商量者三個人
憐林小姐亦可了悟
平生一切其生我者皆死我者也外婆諸人之恩從此絕矣莫非
你哄我夢中剖心時生機已盡原不
待今日聞此言也

大姐說話自是情理
大姐只是剖白乃姐
我之錯她何堪
我知道爲什麼去云
林姑娘何堪
我說了口味也沒了身子也不消魂直將墮魄

你姐姐爲什麼打你你說錯了什麼話了那了頭道爲什麼呢就是爲我們寶二爺娶寶姑娘的事情黛玉聽了這句話如同一個疾雷心頭亂跳略定了定神便叫這了頭你跟了我這裏來那了頭跟著黛玉到那崎角兒上葬桃花的去處那裏背靜黛玉因問道寶二爺娶寶姑娘他爲什麼打你呢傻大姐道我們老太太和太太二奶奶商量了因爲我們老爺要起身說就趕著往姨太太商量把寶姑娘娶過來罷頭一宗給寶二爺冲什麼喜第二宗說到這裏又瞧著黛玉笑了一笑纔說道趕著辦了還要給林姑娘說婆婆家呢黛玉已經聽呆了這了頭只管說道我又不知道他們怎麼商量的不叫人噪鬧怕寶姑娘聽見害臊我自和寶二爺屋裏的襲人姐姐說了一句咱們明兒更熱鬧了又是寶姑娘又是寶二奶奶這可怎麼叫呢林姑娘你說我這話害著珍珠姐姐什麼了呢他走過來就打了我一個嘴巴說我混說不遵上頭的話要撞出我去我知道上頭爲什麼不叫言語呢你們又沒告訴我就打我說著又哭起來那黛玉此時心裏竟是油兒醬兒糖兒醋兒倒在了一處的一般甜苦酸鹹竟說不上什麼味兒來了停了一會兒頭巍巍的說道你別混說了你再混說叫人聽見又要打你了你去罷說著自己

寶不知作者之心何
以體會到如此深細
微妙之至
提紫鵑眼中形容出
既時光景來

萬沒理會
口氣
念念在此的是失魂

魂想頭話
知己淺談

不復

神情四

猶可也

哭娘之

轉身要回瀟湘館去那身子竟有千百斤重的兩隻腳卻像踏著棉花一般早已軟了只得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將下來走了半天還沒到沁芳橋畔腳下愈加軟了走的慢且又迷迷癡癡信著腳從那邊繞過來更添了兩箭地的路這時剛到沁芳橋畔卻又不知不覺的順著隄往向裏走起來紫鵑取了絹子來卻不見黛玉正在那裏看時只見黛玉顏色雪白身子恍恍蕩蕩的眼睛也直直的在那裏東轉西轉又見一個丫頭往前頭走了離的遠也看不出是那一個來心中驚疑不定只得趕過來輕輕的問道姑娘怎麼又回去是要往那裏去黛玉也只模糊聽見隨口答道我問問寶玉去紫鵑聽了摸不著頭腦只得攬著他到賈母這邊來黛玉走到賈母門口心裏微覺明晰回頭看見紫鵑攏著自己便站住了問道是你作什麼來的紫鵑陪笑道我找了絹子來了頭裏見姑娘在橋那邊呢我趕著過去問姑娘姑娘沒理會黛玉笑道我打量你來瞧寶二爺來了呢不然怎麼往這裏走呢紫鵑見他心裏迷惑便知黛玉必是聽見那丫頭什麼話了惟有點頭微笑而已只是心裏怕他見了寶玉那一個已經是瘋瘋傻傻這一個又這樣恍恍惚惚一時說出些不大體統的話來那時如何是好心裏雖如此想卻也不敢從屋裏出來一看見是黛玉便讓道姑娘屋裏坐罷黛玉笑著道寶二爺在家麼襲人不知底裏剛要答言只見紫鵑在黛玉身後和他努嘴兒指著黛玉又搖搖手兒襲人不解何意也不敢言語黛玉卻也不理會自己走進房來看見寶玉在那裏坐著也不起來讓坐只瞧著嘻嘻的傻笑黛玉自己坐下卻也瞧著寶玉笑兩個人也不問好也不說話也無推讓只管對著臉傻笑起來襲人看見這番光景心裏大不得主意只是沒法兒忽然聽著黛玉說道寶玉你爲什麼病了寶玉笑道我爲林姑娘病了襲人紫鵑兩個嚇得面目改色連忙用言語來岔兩個卻又不答言仍舊傻笑起來襲人見了這樣知道黛玉此時心中迷惑不減於寶玉因悄和紫鵑說道姑娘纔好了我叫秋紋妹妹同著你攏回姑娘歇歇去罷因回頭向秋紋道你和紫鵑姐姐送林姑娘去罷你可別混說話秋紋笑著也不言語便來同著紫鵑攏起黛玉那黛玉也就站起來瞧著寶玉只管笑只管點頭兒紫

鵝又催道。姑娘回家去歇歇罷。黛玉道。可不是我這就是回去的時候兒了。說著便回身笑著出來了。仍舊不用了頭們攬扶自己卻走得比往常飛快。紫鵝秋紋後面趕忙跟著走。黛玉出了賈母院門。只管一直走去。紫鵝連忙攬住叫道。姑娘往這麼來。黛玉仍是笑著隨了往瀟湘館來。離門口不遠。紫鵝道。阿彌陀佛可到了家了。只這一句話沒說完。只見黛玉身子往前一栽。哇的一聲。一口血直吐出來。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假玉一事。只可如此了結。若必究治其人。不但又生枝節。且閒費筆墨。於正文毫無關涉。

王子騰中途病故。賈存周特放糧道。一悲一喜。俱出自意外。一是見六親同運。將漸漸衰落。一是催寶玉成親。黛玉夭亡。

襲人之一喜一悲。是意中應有之事。喜是爲自己有靠。悲是爲寶黛耽憂。不得不向王夫人將兩人園中先後光景盡情吐露。

傻大姐真是招災惹禍的種子。前拾繡囊。以致搜檢諸婢。司棋晴雯。因之殞命。

命芳官等被逐出家。今漏風聲。又令黛玉氣迷。遂至天逝。傻之爲禍。不淺。寫黛玉寶玉兩人相見時。只是傻笑。一個迷失本性。一個瘋癲有病。描畫入神。

襲人叫秋紋同送黛玉回去。爲回來報信地步。

大某山民評曰

寶黛心事。襲人該早在老太太面前。將二人光景告稟明白。或上頭終於不從。便與你無涉矣。今已定準寶釵。始作此轉喜爲悲之想。向王夫人只謀瞞過一策。其居心尙可問乎。吾謂死黛玉者。襲人首罪。不獨賈母死之也。黛玉因散悶而至橋邊。得聞娶親事。沁芳橋。應作醒芳橋。

傻大姐天真爛漫。絕無機械。亦未嘗輕出一見。而晴雯攤再見而黛玉死甚矣。傻之與情相悖也。

寶黛兩人相見。只管點頭。生離死別。悲慘難名。人生到此。天道甯論。流覽一過。肝液濟濟而下。

此回已入乙卯年春日事。

